

文匯 讀書周報

文洁若先生的“真”

■ 石 焄

她,今年 91 岁,仍然坚持每天伏案写文、翻译;她的儿女都不在身边,但坚决不请保姆,生活起居一概自己料理——她就是萧乾先生的夫人:文洁若先生。

没有见过文洁若先生的人,很难想象她的精气神有多足。我有幸聆听文先生的教诲,与她相处的每个瞬间,都能感受到文先生十足的精神气质。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文洁若先生的精神品格,我想应该是“真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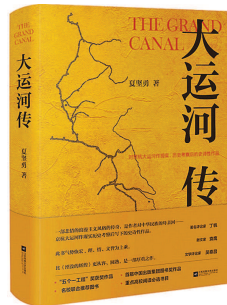


文洁若先生近影

阅读前沿

陈尚君——贺《全宋笔记》出版十编
余子道——《淞沪抗战史料丛书》的价值和意义
袁念琪——安徒生和他的《柳树下的梦》
陈雯——听三千年喜怒哀乐 慰文学的孤心圣哲

每周一书



《大运河传》

夏坚勇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
定价:55 元

大运河的长度居世界运河之首,纵贯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和钱塘江,联结了五大水系。作为人工开凿的长河,它见证了春秋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的历史,曾为发展南北交通,沟通南北经济、文化和政治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大运河曾是国家的生命线,维系着封建王朝的兴盛,也浸透着黎民百姓的苦难。从大运河由繁华转为衰落的过程中,可以观照中华民族的发展史。

《大运河传》挖掘与大运河相关的纷纭史料,站在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高度予以审视、整合,以“时间篇”“空间篇”的结构,完整地勾勒出了大运河 2000 多年来从开掘到更道的军事史和漕运史。

真诚

那是一个阳光朗照的春天,我第一次拜访文洁若先生,带着淘来的《我与萧乾》《俩老头儿》请她签名留念。文先生见是两本旧书,就对我说:“你有淘旧书的本领,能不能帮我找一找《风雨忆故人》,因为我手头没有了,还想找一本来留存。”能帮助文先生做点事,我自然欣喜万分。

几天后,文先生见我再次登门时带来了《风雨忆故人》,开心得笑出了声,简直像个小姑娘。她边欣赏书边要拿钱给我,我赶忙说了好几遍“不行不行,这可使不得”。先生见我坚决不肯收钱才罢手,然后对我说:“那我送你几本书吧。”

就这样我得到了文先生的赠书,并且成了文先生家的常客。

以后每次登门拜访,我都会先打电话问文先生需要什么我一并带去。文先生也从不把我当外人,真诚地说出自己的需求,有时让我带两个面包,有时让我带几个梨,有时让我带一盒印泥。我常想,以文先生的身份,找一本书,置办点生活起居的东西还不容易?何以那么爽直地让一位原本并不熟悉的晚辈帮忙?除了文先生骨子里的真性情和待人真诚的品格,我想不出别的解释。

有位爱书的朋友知道我和文先生多有往来,请我带他一起去拜访文先生,我征求文先生是否

同意,她立刻答应了我的请求。

拜访先生的那天,是一个午后。一开门,文先生就面带灿烂的笑容迎接我们。文先生说:“我记错时间了,开始以为你们是上午来,没想到是下午来。我等了一上午呢。”说完又是一阵笑声。我赶紧向文先生道歉:“是我想得不周到。如果早上我再给您打个电话来就好了。”文先生说:“不不,你之前已经告诉过我,是我自己记错了嘛。不能怪你们。”听到文先生不介意,友人才松了口气。说完文先生请友人坐下,然后拿出一本书来要送给友人。友人当时脸庞就开始发烫,激动地说,咱们打扰文老师,文老师还送书给我,我着实受了一次很大的惊吓。

友人请求合影留念,文先生高兴地答应了,并且说:“那我得换一条裙子,穿裙子拍照好看。”一会儿工夫,91 岁的文洁若先生穿着裙子出现在我们面前,她端庄、大方、美丽。我觉得,那一刻她的气质展现了青春的风采,我也意识到“青春”并不仅仅是一个年龄的代名词。

送书给初次来访的客人,穿上裙子和来客合影留念,我想文先生既是注重自己的形象,更重要的是对来客真诚的欢迎与尊重。

率真

一天下午,和文先生聊天很尽兴。眼看着就到了晚饭时间,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叫,就对文先生

说:“文老师,您看都到晚饭时间了,我请您到楼下吃饭吧。”

听到我的话,文先生的眼睛里闪烁着清亮的光芒,她想了几秒钟后大声地对我说:“别请我吃饭了,我吃得很少,你省下钱来买书多好啊!”说完文先生又笑了。

那一刻,我觉得她的脸庞就像太阳,温暖了我的心。文先生爱书,我每次去看她,她不是在写作就是在读书。记得她的同学宗璞先生曾回忆说,除了上课、吃饭、睡觉,文洁若几乎都在图书馆里,好像那才是她的家。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味道。可见,从那时起读书就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。她也希望更多的青年人与书结缘。文先生对人从不批评,从不说教,一句爽直的话语“省下钱来买书多好啊”,春风化雨一般教育了我,滋养了我。

文先生又是如此的率真。一次,我去看望文先生,她正打电话给一位老友,哪知仅隔几年,对方说话已是支支吾吾含混不清,只会说“你是谁?大声啊!”直到最后,对方也不知道是文洁若先生给他打电话。放下电话,文先生一脸无奈地看着我,我问对方多大年龄了,文先生说比自己小几岁吧。我赶紧对文先生说:老先生今年也已 80 多岁啦,可能耳朵不好使了。

文先生看我一眼,想都没想就用她那一贯清脆的声音说:“才 80 岁就这德行!”听到文先生如此坦诚率真而又幽默的回答,

我不由得笑出了声。文先生见状,也笑得前仰后合。她的笑是爽朗的笑,是不加掩饰的笑。

认真

文先生的“真”除了体现在待人真诚、率真上,还体现在做事的认真上。

年逾九旬的文洁若思维清晰缜密,做事极其认真。那次,文先生赠我一本她二姐文树新女士的遗著《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》,签好后,又在人物表那页逐一把书中主要人物标注好。她边写边解释:“书中的‘五妹’就是我。我原来不叫文洁若,而是叫文桐新。后来把这个‘桐’字给了我儿子,我儿子就叫萧桐。”边说边写,一不小心把“文桐新”写成了“文桐若”。一看写错了,文先生“哎呀”一声,赶紧要找胶水和剪刀。文先生说:“我在其他纸上再写一个‘新’字,把‘若’字盖上就行了。”我忙劝道:“文老师,不用不用,那样太麻烦了。划了在旁边写上就行。”文先生眉头一扬说道:“那样不好看,还是把它盖上更好。”拗不过她,我说:“文老师,那我自己来吧。”文先生却说:“我来吧,你贴不好。”一问一答的工夫,文先生已把“若”改成“新”。我捧书仔细端详,果然很美观。先生做事如此认真,让人感动不已。

提起文先生做事一丝不苟,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她的译稿。

(下转第二版)